

望海阁闲话

与茅善玉合影

春节前夕,回去看望83岁的老母亲,一进门,她便双目发光,情绪异常激动,神秘兮兮地要我等一下,急冲冲地去到里屋,急冲冲地出来,手持一个相框,微喘着说:“看,妈与茅善玉拍照了。”我接过照片端详,沪剧表演艺术家茅善玉站在中间,两边站着一众戏迷,在她右边、眼睛笑成一条线、手持“永爱沪剧”牌子的便是我的老母亲。

母亲手持的牌子,可能是举办方的刻意安排。看似偶然,上面的“永爱沪剧”四字,却是她内心的写照。很小的时候,母亲总喜欢往村里的夜校跑,下巴架在教室外的窗框上,透过窗玻璃,在煤油灯晃荡的光线下,听哥哥们唱沪剧紫竹调《燕燕做媒》,听校长袁金才歌唱锡剧老黄调:“泰日区民校新洗脸,黑板课桌多整齐,旧书当作新书读,自制油灯映红脸……”听了几遍,她就会唱了。村里人喜欢听她唱曲,唤她“小百灵”。

母亲14岁那年初夏,百曲乡小剧团团长方永安找到外婆说:“阿嬢,我们要排个沪剧大戏《卖妹成亲》,想请水玲饰演剧中的妹妹,你把水玲交给我吧,她可是唱戏的人才呀。”就这样,母亲加入了小剧团。两个月后,沪剧《卖妹成亲》就完成排练,第一次在区政府大礼堂演

出时,正逢泰日区举办庙会,人山人海。饰演妹妹的母亲唱着沪剧基本调粉墨登台:“年冬一过是新年,家家户户盼安宁,在里旁,走出我杨家小女说苦经,日夜常想心上事,想想家事两伤心……”该戏每天加演到5场,且连演三天。在小剧团的两年中,母亲参与了《两兄弟》《海上渔歌》《卖红菱》等沪剧小戏的演出,学会了沪剧72调的唱法。

16岁那年,凭着出演《卖妹成亲》的精彩表现,母亲正式被公社文工团录取。有一天,团里来了两个陌生人,在边上观摩她们排练。第二天,团长便通知母亲与另三个小姑娘,马上去位于南桥镇的县文化馆报到,参与沪剧表演唱《人民公社就是好》的彩排。该表演唱代表奉贤县参加上海市群众文化艺术馆的汇演,赢得一致好评。

17岁那年,县里要成立山歌剧团,要到各公社文工团选人。母亲又被选上。在山歌剧团期间,她饰演过《优秀保育员》中的小宝他娘、《红色饲养员》中的主角冈小玉及《争上十三陵》里的婆婆等角色。期间,母亲还有幸面见过著名沪剧演员石筱英。那天,上海人民沪剧团在庄行人民公社演出《当家妈妈》,郭春光团长批准母亲等几个新演员,前

往庄行学习观摩。排练中,石筱英从田头回家,放锄头时,柄朝下,锄铁朝上,始终放不平稳。干过农活的母亲主动上前,告诉石老师,应锄铁着地、竹柄朝上放,才能稳当。石老师对母亲说:“谢谢依,如果不是依教我,上台要‘喇叭枪’的。”

母亲19岁时,为照顾外婆,含泪告别了心爱的舞台,回乡务农。后与父亲结婚,辛苦拉扯三个儿子长大成人。几十年来,她一直有个心愿——重拾她的沪剧旧梦。直到前年,年过八旬的她参加了村里的“沪剧沙龙”活动,终于圆梦。沙龙每周活动一次,邀请活跃在乡村“百姓舞台”上的演员教唱沪剧,教会了就上台表演。母亲不用教,杨飞飞《绝处逢生》中的《煎药》、马莉莉《芦荡火种》中的《办喜事》、许福华的《芦苇疗养院》、茅善玉的《金丝鸟》等传统唱段,母亲踏上舞台张口就来。

前不久,主题为“‘农’好‘玉’你有约”的“心家园”文化活动在奉贤区博物馆举行,著名沪剧表演艺术家茅善玉受邀给市民上课。母亲作为戏迷代表,有幸来到活动现场,认真聆听了茅老师的讲授。活动结束后,茅善玉亲切和蔼地与戏迷们合影,母亲是参与合影的戏迷中,笑得最为幸福的一个。

诗以言志

过年

张国炎

打包满满乡愁,定位指向北方

一年的忙碌可以放放,让心情听听歌

后备箱买啥放啥,空间早有设定

和女儿抱在一起的

是送给老人的礼品盒

导航的提示声比任何时候都殷勤

路过的服务区在反光镜中挥手致意

一路向北,近乡的急切跟着车轮奔跑

我知道,有两双昏花的眼睛巴望着村口

母亲三番五次来电,到哪儿了

父亲总会在那头来一句:不急,慢点

女儿傻傻问,爷爷奶奶是不是等饿了

时光把青丝染成白发,辛劳倦了腰

摇下车窗,手指触摸岁月静静流过

前路不长,总盼着有人等我岁岁年年

岁月情怀

故乡庄行记忆

庄行古镇,历史悠久。近闻镇上四处古建筑被列入奉贤区文物保护单位,他们是李雪亭宅、何六其宅、李家宅、刁家宅。这些各具明清特色的建筑将被修缮,恢复原貌。

刁家宅里有我从小长大的家,那里有我太多太多的珍贵记忆。由古镇中街拐进北向油车弄,约三四十步,右拐向东,五六十步,便可以见到有砖雕仪门,徽派马头墙建筑特色的刁家宅。仪门墙角父亲当年亲手栽种的白玉兰树在春天里开满洁白的花朵。推开双扇木门,踏上青石平台,就见四户人家一字排开。下得仪门台阶,是长方形的庭院,东面有高大的鲁家宅,南面是刘家李家平房的后墙。几步走过青砖铺就的庭院,便可抬脚登上大块条石垒成的长廊台,等距离安装的石樨及生脚在其中的镂空木门,排排相连,四家一同推开门时蔚为壮观。老宅二层构造,底楼大块青砖地面,二楼木地板木立柱,窗棂木雕精美,推窗是带坡度的黛瓦屋顶。宅子北面院墙耸立,与马头墙齐高,将后院与外界隔离。

我家是第二户。父亲是随陈毅三野部队进入上海的。他入伍时所在的连队后来成为闻名全国的南京路上好八连。五八年父亲背着行囊,从浦东高桥先搭车至南汇航头再坐船顺水路向西到奉贤县城南桥镇,转业至公安局南桥派出所任副所长。2年后被派往庄行组建派出所,担任所长一直到八十年代末离休。我妈讲一口老家山东话,我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六口人。1964年我出生,家就在此……

其实严格来说刁家宅应该有十户人家,因为房管所不时地按分配住房面积进行隔断分户,导致单元户型变异。如我家,原来只住底楼,南北通透,后院天井里还栽种着一株香椿树。后来房管所在底楼中间建墙堵上,北面一半划归后院人家。又紧贴墙壁,砌筒陋水泥楼梯上去二楼。父母住楼上南间,我们孩子住北间。打开北面窗户,高大院墙挡住了视线,看不到墙外的镇文化馆二层小楼,只听见不时传来的琴声笛音。二楼是木板墙,板块间有缝隙,冬北风吹来,糊壁的报纸都会颤动,冷不

堪言,手脚会生冻疮,红肿奇痒。

南院进出仪门,北院在高大的围墙中间开了个门洞供人出入。南北院不相闻问,所以我记得的左邻右舍只在南院。实际上南院初始是五户,最西面马头墙下的第一户是镇上水果店庄家伯伯家,他的女儿庄薇是老三届毕业生,当年水灵灵的她佩红花被敲锣打鼓送上卡车去云南插队的情景是我遥远记忆中的一幕。后来庄家把南院的底楼让给了点心师陆家,庄家只住底楼北侧和二楼全部,从北院出入后就不大知道他家的情形了。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东街老饭店东侧,突然看到庄薇姐在摆水果摊,带着两个趴着写作业的孩子,屋里坐着抽烟的黑瘦小矮个男人是她的云南丈夫。举家返沪,自谋生路,生存的重压让庄薇姐原先明亮的双眸遮上了厚厚的阴霾,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许多。

刁家宅的原主人一家就住在南面由几幢式样各异的建筑合围成的不规则院子里。我们两个院子的人家在中间场地合用一个水龙头。水泥池子一米见方,洋铁皮管子托着水龙头高高悬起。刁家婆婆圆脸大眼,胖乎乎的,出现在水池边的几率极高,好像总有洗不完的东西。她不苟言笑,板着脸孔的时候多。她应该就是以前的刁家大小奶奶。她有个儿子在街道生产组,经常蹬三轮载空氧气瓶到南桥去换新的。

他人极和善,我有时想去县城逛一下就跳上他行进中的三轮车,他也从不赶我下来。

这个小镇出过一件大事,东市南端的烈士纪念碑记载着1929年1月21日夜,共产党人陈云、刘晓(首任驻苏联大使)率百余人武装攻击国民党庄行公安局。

暴动队伍第二天凌晨即撤离。这时以贩私盐起家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江苏水警厅长的沈梦莲登场了。他重建了庄行市河边的房屋,二层砖木楼房,白墙黛瓦,门窗雕梁画栋,从东街至西街绵延几百米。这是我六年前从姐夫的老娘舅处听来的。那次97岁的老人家扶着助行轮椅车,硬是陪我从东街走到西街,走完这1000米的街市,再返回。一路上不停给我讲过去的事。老娘舅四五岁就被苏北父母划船带来庄行居住,后靠撑船运输为生。他还讲民国时期庄行有四个酱园,两所国民小学。老娘舅一生为人豁达义气,热心公益,是镇上义务消防队骨干,他骄傲地说,那只消防老虎泵经常有故障,他能修好。寒冬腊月,街上路灯晕黄,空空荡荡,他举着铁皮喇叭一遍遍喊:“火烛小心”。

我们四家相邻而居二十余年。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小镇开始建造带卫生间的居民楼房,我家先自搬离。后来随着老人们离世,后辈工作调动等,小院几乎换了一茬全新的住户。

书法

黄幼华

茅善玉



古华风

岭上人家(钢笔重彩)

朱宝九

心灵感悟

属蛇的娃在成长

一晃十二年了,又是蛇年,当年那个襁褓中的蛇宝宝已然变成家中小小的男子汉了。记得那年岁末出生的你,大声地哭,勇敢地蹬,仿佛要挣脱所有的束缚,拥抱这个崭新的世界。你蓬勃的小生命为我的生活增添了无尽的欢乐与惊喜,小小的你却能给妈妈大大的温暖。这是真的,从此以后,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就是陪着你慢慢长大。在你慢慢长大的路上,我们一起了解这个世界,尝试各种运动,接触各种新鲜事儿。但凡事总有第一次,你蹒跚学步,你撞头了,你摔倒了,你大哭了,你所有笨拙的样儿逗得妈妈哈哈大笑。但你从不放弃,而是一遍又一遍地重新开始:你会爬了,你站起来了,你开始跑了,你学会了踢球,没有足球场,你就在楼道口颠球;你爱上了打乒乓,没有乒乓球桌,你就想象自己在奥运赛场上,一个劲儿地挥动球拍.....渐渐地,你变得熟练起来,你像一位小小的国手。你开始学习所有的知识,从花鸟鱼虫开始,从a、o、e起步,你同样表现得十分出色。你常常向我们展示或者显摆你学到的知识,那认真的模样让人忍俊不禁。你是如此的聪明好学,我们为有你这样的孩子而感到欣慰甚至自豪。学习的辛苦是难忘的,但成长之路又是精彩的,你说呢?我朝气蓬勃的少年。又逢蛇年,你12岁丁了,你开始褪去稚气,你长成一个精神小伙了,你的眼神中充满了少年的自信与坚定,你的言行举止开始透露成熟与稳重。你不再是那个凡事都要我们照顾的小孩子了,而是开始有模有样地照顾我们。我生病时,你会嘘寒问暖,甚至学着大人的样子为我端来热水和药。那一刻,我感到无比的幸福与满足。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你的成长让我明白了母亲应有的责任与爱的含义。妈妈希望你健康、智慧、灵动,希望你永远地保持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和热爱,去追求你的理想,去寻找你想要的生活。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成长、一起学习、一起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让我们一起成为一个更坚强、更优秀的人吧!新的蛇年又到了。12年,是一个小小的轮回,是结束,更是开始。加油吧,少年!

人生百味

好日子的味道

每次看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都热血沸腾。影片中有一幕片段让我印象深刻,志愿军营教导员在作战动员大会上问战士们怕不怕打仗?战士们用雷鸣般的喊声齐声回答:“不怕!”

营教导员小心地把一朵夹在笔记本里的干花拿出来让战士们看,目光温柔地看着拿在手里的小花,轻轻地说,“那是我离开家那天,我妹送我一朵小花。花虽然干了,可香味还在。”他把小花交给旁边的战士,一个小战士拿了小花,凑近一闻,忍不住地说:“好香。是好日子的味道!”战士们一个个默契地传递着手里的小花,每一张年青英俊的脸上都流露出对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营教导员看着战士们,看着身边亲如兄弟般的战友们,深情地说,“希望将来,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盖房子,生小子。”就在这时,敌人的一发炮弹骤然炸响在阵地上,营教导员挥手朝战士喊:“让战士们快速回到战斗位置,快!”

回到电影开头部分,身为营教导员的李想刚回家没几天就收到参加抗美援朝的军令。临走前,妹妹李晓在绿色军用水壶上别了一朵粉色小花,给大哥带在身边。李晓和李想兄妹俩的父亲是志愿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李默尹,李晓是以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翻译助理的身份奔赴朝鲜战场的。一家三口人在炮火喧天的战斗中,将亲情和爱国心紧密地糅合在一起,多角度地塑造出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独特的故事。

影片中,李想牺牲前舔的糖果纸,是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让李默尹带给李想的一粒水果糖。彭德怀司令员告诉李默尹,这粒糖

是国内一个八岁的小学生夹在慰问志愿军战士信里的。非常珍贵。铁原反击战前,李想心里明白这是和妹妹最后一次见面,特意剥开糖纸喂给李晓吃水果糖,还问李晓糖甜不甜?李晓吃了糖,眉眼弯弯地告诉李想,“哥,糖很甜!”

生活在今天,我想买玫瑰就买玫瑰,想买百合就买百合花,想让屋里摆什么花就买什么花。爱吃糖的我,一口气吃两三块巧克力奶糖也是常有的事。一想起我们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鲜美的食物,我们过的每一个幸福又安定的日子,都是我们的先辈们舍生忘死地守护祖国艰苦奋斗换来的,我就心潮涌动!

就想起,我已故多年的亲大舅也是抗美援朝老兵,当年从朝鲜战场回国时带回一枚抗美援朝纪念章。我的大姨夫也是抗美援朝老兵,大姨夫的呼吸道在战火的硝烟中被严重灼伤,久治不愈,最终死于喉癌。我的大舅舅,大姨父,他们都是从泥土地里走出来的普通农民,话也很少,平时除了会写自己的名字,会算一点简单的账目外,压根不认得几个大字。但是,在祖国需要时我的大舅和大姨父就离开家人,穿上军装,扛上长枪,去打仗!

在家闲坐,读书。抬头看见摆在桌上的玫瑰,我不由自由地低下头,闻了闻粉红色的花瓣:一丝淡淡的香气,沁入心脾,是好日子的味道!

副刊投稿邮箱:
921393236@qq.com